

散之名篇 鋼筆字帖

—久：的徘徊在困弱
日，也许今年，就揭
的试叩死的铁门！
幻拟：是泛入七宝
帝座？是欢悦？是
相逢，有人间的留恋，
功，有将实而仍虚
奔及众生，大哉
着无限之生一刹
宇宙中流动的
感悟，都已宛（氤
—万能的上帝，我诚

散文名篇钢笔字帖

朱以明
叶家佳

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

1989年·福州

元22.1, 售宝

散文名篇钢笔字帖

叶家佳

散文名篇钢笔字帖

叶家佳

米

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州美术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6 3印张 50千字

1989年7月第1版

1989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8,150

ISBN 7—5335—0291—4/G·44

定价: 1.55元

序

朱 以 撒

我第一次欣赏到叶家仨同志的钢笔书法作品是在前年的一个展览中。那件作品篇幅不大，却很精采，引起我很大的兴趣。

如果用很简洁的语言来概括家仨钢笔书法的特色，那就是：通俗。他取法于王羲之的《兰亭》、《圣教》，也学赵孟頫、董其昌、文征明。羲之以降这一清秀委婉的流派作品他几乎都涉猎了。钢笔书法取法于传统法帖，在当代已屡见不鲜。但这里有个问题不少学书者没有解开，那就是如何保持钢笔书法的特色。我曾几次在《中国钢笔书法》谈到：在向传统书法学习的同时努力传达钢笔书法的本质。不少把钢笔书法写得酷肖毛笔书法，我是认为不足为训的。二者固然有相互渗透的一面，但更有迥异的一面，二者混同，如何去寻觅钢笔书法自身的特色？由是我欣赏家仨这种通俗之作，简约、便捷，不作古奥不作声势，不作萦绕纠结状，而是一

种自然的流露。他的作品具有大众化的特点，可供雅俗共赏。尤其以简体取横势书写。就更 要克服一些心理障碍，对于写惯了纵向的人来说，这种转换的成功也不是轻易可得。家仨曾和我谈起创作的乐趣，他的这些作品系兴起之作，洋溢着一种轻快活泼的气氛。

钢笔书法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，尤其近年，学者蜂起，书帖如潮。家仨这本字帖的出版，象一朵浪花，也汇入了钢笔书法的大潮之中。和许多字帖相比，它更趋于通俗易识，便于初学者效仿，适合于初学者欣赏。如果从普及钢笔书法、奠定基础这一角度来看，它所起的作用就更有意义了。

于福建师范大学

1989. 1. 12

目 录

背 影.....	朱自清	1
荷塘月色.....	朱自清	10
雪.....	鲁 迅	18
白杨礼赞.....	茅 盾	23
灯.....	巴 金	32
往 事（二）.....	冰 心	43
香山红叶.....	杨 朔	51
海滨仲夏夜.....	峻 青	63
丑 石.....	贾平凹	71
海 燕.....	高尔基	79
劝 学（节选）.....	荀 况	85
桃花源记.....	陶渊明	88
岳阳楼记.....	范仲淹	91
师 说.....	韩 愈	95
醉翁亭记.....	欧阳修	99

背 影

朱自清

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，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。

那年冬天，祖母死了，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，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。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。到徐州见着父亲，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，又想起祖母，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。父亲说，“事已如此，

不必难过，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！”

回家变卖典质，父亲还了方空，又借钱办了丧事。这些日子，家中光景很是惨淡，一半为了丧事，一半为了父亲赋闲。丧事完毕，父亲要到南京谋事，我也要回北京念书，我们便同行。

到南京时，有朋友约去游逛，勾留了一日；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，下午上车北去。父亲因为事忙，本已

说是不送我，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。他再三嘱咐茶房，甚是仔细。但他终于不放心，怕茶房不妥贴；颇踌躇了一会。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，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，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。他踌躇了一会，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。我再三劝他不必去；他只说，“不要紧，他们去不好！”

我们过了江，进了车站。我买票，他忙着照看行李。

行李太多了，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。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。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，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，非自己插嘴不可，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；就送我上车。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；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。他嘱我路上小心，夜里要警醒些，不要受凉。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。我心里暗笑他的迂；他们只认得钱，

托他们只是白托！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，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？唉，我现在想，那时真是太聪明了！

我说通，“爸，你走吧。”他望车外看了看说：“我买几个橘子去。你就在此地，不要走动。”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。走到那边月台，须穿过铁道，须跳下去又爬上去。父亲是一个胖子，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。

我本来要去的，他不肯，只好让他去。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，穿着黑布大马褂，深青布棉袍，蹒跚地走到铁道边，慢慢探身下去，尚不大难。可是他穿过铁道，要爬上那边月台，就不容易了。他用两手攀着上面，两脚再向上缩；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，显出努力的样子。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，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。我赶紧拭干了泪。怕他

看见，也怕别人看见。我再向外看时，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望回走了。过铁道时，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，自己慢慢爬下，再抱起橘子走。到这边时，我赶紧去搀他。他和我走到车上，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。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，心里很轻松似的。过一会说：“我走了，到那边来信！”我望着他走出去。他走了几步，回头

看见我，说：“进去吧，里边没人。”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，再找不着了，我便进来坐下，我的眼泪又来了。

近几年来，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，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。他少年出外谋生，独立支持，做了许多大事。那知老境却如此颓唐！他触目伤怀，自然情不能自己。情郁于中，自然要发之于外；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。

他待我渐与不同往日。但最近两年的不见，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，只是惦记着我，惦记着我的儿子。我北来后，他写了一信给我，信中说道，“我身体平安，惟膀子疼痛厉害，举箸提笔，诸多不便，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。”我读到此处，在晶莹的泪光中，又看见那肥胖的、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。唉！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！

荷塘月色

朱自清

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。
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，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，在这满月的光里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。月亮渐渐地升高了，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，已经听不见了；妻在屋里拍着闰儿，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。我悄悄地披了大衫，带上门出去。

沿着荷塘，是一条曲折

的小煤屑路。这是一条幽僻的路；白天也少人走，夜晚更加寂寞。荷塘四面，长着许多树，蓊蓊郁郁的。路的一旁，是些杨柳，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。没有月光的晚上，这路上阴森森的，有些怕人。今晚却很好，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。

路上只我一个人，背着手踱着。这一片天地好象是我的；我也象超出了平常的自己，到了另一世界里。我爱